續觀感錄

續觀感錄卷之四

崑山方鵬編集

西蜀張元霑校刊

唐　五代

揚氏者項城縣令李侃之妻也李希烈陷汴州攻項城急侃不知所為揚氏曰君縣令也寇至當守力不足死焉職也君如逃則誰守侃曰兵與財皆無何以守為揚氏曰如不守縣為賊所得矣倉廩府庫皆其財也百姓皆其戰士也國家何賴哉於是召胥吏百姓於庭揚氏謂曰縣令誠主也雖然歲滿罷去矣非若吏人百姓邑人也宗族墳墓在焉宜相與死守之忍為賊所得耶衆皆泣許之乃徇曰以

危居中賊者與千錢以刀矢兵死中賊者與萬錢得數百人保率之以乘城楊氏親為之爨以食之無長少必周而均保手偶中飛箭急馳而歸楊氏責之曰君不在人誰與守與其死于城上不猶愈於家乎保遂忍痛復登城使善射者一發中其帥墮馬死其帥希烈之婿也賊失勢遂相與散走項城之人無傷焉刺史上保之功獲賞楊氏之力也夫婦人女子奉父母舅姑和娣姒慈卑幼而能不失其貞者則賢矣辯行陣明攻守之道此固公卿大臣之所難也自兵興以來朝廷注意守禦之臣亦重矣其勇不能戰其智不能守其忠不能死棄其城而走者豈少哉若楊氏者婦人也孔子曰仁者必有勇楊氏當之矣

貞元九年歐陽詹旅行虢州投于村店有一老翁一丈夫一婦人二三孩幼先止焉丈夫出絹兩疋貨之詹視絹有字乃故人鄭師儉手筆也問所得曰來自襄陽至臨漢之北郊有憫吾父年老而所乘驢弱者遺此絹使易驢耳問得姓名乎曰其人扶護親喪迴上京不知姓名也詹既識鄭書意必師儉不復問各遵所往後三年詹與鄭遇因道所見鄭歔欷言曰吾從豫章迴次南陽大澤見老翁乘一驢甚瘠一丈夫肩負雜物妻抱嬰孩而行天久霖雨泥水深瘠驢往往顛踣丈夫每見驢倒卸其負于地扶抱老翁旋輒盈目倒既頻數悲不自勝遂以所負貨諸驢背而負其父以行潦淖沒脛不值店舍竟無憩歇父在于上殊自若

觴子在父下亦甚懽悦父與子笑于向父歎如乘高車[illegible]
逸騎怡怡焉祈祈焉與之一行止者三日愛其事父毋能竭
其力也贈絹一疋令易善驢代以載父其人行至三店知
欲分路却還絹曰與驢可易願復本絹子愛其孝又貴其誠
更與一疋足下之見豈斯人歟噫以其人所行亦甚難也是
亦皇唐純孝一人焉遂依郡說為之傳因不知其姓氏實於
南陽澤中見之故曰南陽孝子云夫孝子誠孝矣而贈絹
者非孝歟唯其有之是以似之師儉之謂歟 歐陽詹文集
程驤字蟠之鄭人也其父少良與其徒畜馬草作弓矢刀杖
學發塚常就遠僻處依大林木晝夜偵候作姦遂致貲以
萬數無旬時一歸妻子輒置食飲勞其黨一日置食有大

辭連晉少良以蠱脫不能食其妻輙告其黨曰公子與此老結聚數年矣今其尚不能食況能隨公子後耶頓舍之不然殺之無為捕盜者所得少良乃出萬緡謝其黨曰老嫗真解事飲以此爲諸君訓衆許之而去少良由是以其貲周給隣里郎死喪斷魚肉足不復出里門意若大君子能悔悟前惡者數年死于驛不知也一日有小過其妻罵之曰此種不良庸有此事即驛泣問故既盡以少良時事告之驛號哭數日不食乃悉散其財踰年貧甚爲人負給薪水供灑掃之役讀書日數千言鄉先生賢之時與饘粥布帛使養其母後漸通五經歷代史諸子雜家往往同學人去其師從驛講授又其爲人寬厚温茂動靜有繩墨人

不敢犯烏重胤為鄆帥聞驤事與之錢數十萬令市書籍驤復以其餘資諸生其道日益高相國彭城公遣使聘之驤不起　李商隱集

周迪洪州人以商為業與妻寓居於揚州唐末楊行密引兵至揚州城中食盡軍士殺人而賣其肉迪妻曰窮蹙如此勢不兩全君有老母不可不歸妾請鬻其身以備行資遂相扶大哭同詣屠肆賣之迪得白金一錠持歸洪州出至城門守者搜得其金詰之迪語以故守者不信共詣屠肆驗其實妻之首已在案上矣衆嘆異之共以帛遺迪使收其餘骸而歸　一統志

安金藏京兆長安人在太常工籍睿宗為皇嗣少府監裴匪

躬中官范雲仙坐私謁皇嗣皆殊死自是公卿不復敢見俄有誣皇嗣異謀者武后詔來俊臣問狀左右畏慘楚欲引服金藏大呼曰公不信我言請剖心以明皇嗣不反也引佩刀自剖腹中腸出被地眩而仆武后聞大驚輿致禁中命高醫納腸而縫之閱夕而蘇后臨視歎曰吾有子不能自明不如爾之忠也即詔停獄睿宗乃安當是時朝廷士大夫翕然稱其誼自以為弗及也神龍初母喪葬南闕口自營石壙晝夜弗息廬于墓側犬鹿相擾本道使盧懷慎上其事詔旌嘉之玄宗屬其事於史官且鑱其名於泰華二山碑以為孝弟配饗睿宗廟廷贈兵部尚書謚曰忠

元德秀字紫芝河南人質厚少緣飾少孤事母孝舉進士不

恐去左右自負母入京師既擢第母亡廬墓側食不鹽酪卧無茵席德秀以不及親在而娶遂不肯婚人勸之婚答曰兄有子先人得祀吾何娶焉初兄子襁褓喪親無資得乳媼德秀自乳之數日湩流能食乃止居無牆垣室無僕妾歲飢日或不爨陶然彈琴以自娛房琯每見德秀歎曰見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都盡既卒族弟結哭之慟曰大夫生六十年未嘗有十畝之地十尺之舍十歲之僮未嘗完布帛而衣具五味而飡吾哀之以戒荒淫貪佞綺梁肉人耳天下高其行不斥其名謂之元魯山

段居貞妻謝氏字小娥洪州豫章人居貞本歷陽俠少年重氣負節娶歲餘與妻父謝翊同賈江湖上並為盜所殺小

娥號赴江流傷腦折足人救以免轉側丐食至上元夢父
及夫告所殺主名離析其文為十二字持問內外姻戚莫
能曉隴西李公佐辨之得其意曰殺若父者必申蘭殺若
夫必申春也試以是求之小娥泣訪諸申乃名盜亡命者
也小娥詭服為男子與傭保雜物色歲餘得蘭于江州得
春于獨樹浦蘭與春從兄弟也小娥託傭蘭家日以謹信
自効蘭倚任之雖包苴無不委小娥見所盜段謝二家物
故在益知所夢不疑出入二年伺其便他日蘭盡集群偷
飲酒蘭與春醉卧廬中小娥閉戶拔佩刀斬蘭首因大呼
捕賊鄉人踰墻赴救擒春得贓千萬與其黨數十人小娥
悉疏其人上之官皆抵死乃始自言狀刺史張錫嘉其烈

白觀察使舉不歎異小娥還豫章人爭聘之不許垢衣糲

飯以終其身

楊含妻蕭氏父歷為撫州長史以官卒母亦亡蕭年始十六與一婢皆毀貌卒若載二喪還鄉里貧不能給舟賃行次宣州戰馬山舟人委柩而去蕭結廬水濱與婢穿壙納棺成墳蒔松栢朝夕哭臨有馴烏棲兔靈芝之祥長老等為立舍歲時進粟纊夜漸不釋練麻人高其行或請昏女曰我貧不能北還若誠為我致二柩葬故里即請事之於是含以高安尉罷歸聞其事知其賢孝也以禮聘焉蕭以親未葬許其共載而不成婚既葬然後釋服歸于含邦人稱之又有鄭孝女者兗州瑕丘人也父神佐為官兵戰死慶

州時母已亡又無兄弟女即翦髮毀服身護喪還鄉里與夫合葬廬墓下手樹松栢成林初許適矛兵李玄慶至是謝不嫁兗州節度使蕭倣狀于朝詔旌表其閭

智壽同官人父爲族人所害智壽與弟智爽日夜號哭候族人于塗擊殺之相率歸有司各爭爲首有司不能決者三年或言弟寔倡謀乃論爽死爽臨刑歎曰讎已報死不恨矣壽見爽將死投地委頓身無完膚舐爽血盡乃已見者傷之

符令奇沂州人初爲盧龍軍裨將會幽州亂挈子璘奔昭義節度使薛嵩嵩奇田承嗣盜其地田悅拒命馬燧討之令奇密語璘曰吾閱逆事多矣自安史干紀家無噍類吾觀

田氏覆亡無日安用苟活旦夕自取族滅耶汝能委質朝
廷爲唐忠臣吾亦名揚後世矣今王師四合吾屬乃俎中
臠耳兒今若行吾死不朽若不行吾亦死尸壘逆地去賊
幾何璘痛泣與父嚙臂而別乃以衆降燧悅聞之大怒引
令奇切責之令奇罵曰爾忘義背主旦夕且死吾教吾兒
以忠以順雖殺身庸何恨耶死等爾愈爾遠矣悅滋怒殺
令奇夷其家璘聞父見害號絶幾殆燧表其冤加撿校左
散騎常侍贈令奇戶部尚書璘之降也母匿里中獨兒及
悅死璘間關訪得之詔迎至京師賜宴別殿
侯知道程俱羅者靈州靈武人居親喪穿壙作冢皆身執其
勞鄉人助者即哭而卻之廬墳次哭泣無節知道七年俱

雖三年不止知道垢壓積首率夜半詣墳踴而哭鳥獸亦為悲號李華作二孝贊表其行曰厥初生人有君有親孝親為子忠君為臣非自天命降及人倫背死不義忘生不仁全孔侯氏創巨痛殷手足胼胝以成高墳夜黑飈動如臨見神哭無常聲迴徹蒼旻剪斬三年爾獨終身嗟嗟程生其哀文均顏後絕配聯前無隣 俱出唐書

張承業唐莊宗時為晉王克用監軍後莊宗在魏與梁戰河上十餘年軍國之事皆委承業盡心不懈凡所以畜積金帛收市兵馬勸課農桑而成莊宗之業者其功為多莊宗歲時自魏歸省親須錢蒲博且賞賜伶人而承業主藏錢不可得莊宗乃置酒庫中酒酣欲得之承業謝曰國家錢

非臣所得私也莊宗以語侵之承業怒曰臣老敕使非為
子孫計惜此庫錢佐王成霸業爾財盡兵散豈獨臣受禍
也莊宗顧元行欽曰取劍來承業起持莊宗衣曰臣受先
王顧託之命誓雪家國之讎今日為王惜庫物而死死不
愧於先王矣閻寶從旁勸承業令去承業奮拳毆寶踣罵
曰閻寶朱溫之賊蒙晉厚恩不能有一言之忠而反諂諛
自容邪太后聞之使人謝承業曰小兒忤公已笞之矣明
日太后與莊宗俱過承業第慰勞之天祐十八年莊宗即
帝位于魏承業方卧病聞之自太原肩輿至魏諫曰大王
父子與梁血戰三十年本欲雪家國之讎而復唐之社稷
今元兇未滅而遽以尊命自居非王父子之初心且失天

下里不可莊宗謝曰此諸將之所欲也承業曰不然予本
晋之仇賊天下所共惡也今王誠能為天下去大惡復列
聖之深讎更求唐後而立之孰敢違耶臣唐家一老奴耳
誠願見大王之成功然後退身田里使路人指而歎曰此
本朝勅使先王時監軍也豈不臣主俱榮哉莊宗不聽承
業知不可諫乃仰天大哭曰吾王自取之悮老奴矣不食
而卒　本傳

竇禹鈞范陽人為人素長者家僮盜用房錢二百千慮事覺
有女年十三自寫券繫女臂云永賣此女償所負錢自是
遠遁禹鈞憐之即焚其券以年女囑妻曰善撫養之既笄
損以二百千擇良配得所歸後僕聞之乃歸泣訴前罪禹

鈞不問由是父子固[illegible]鈞像喪與祝壽宗部有喪不能葬者為出錢葬之凡二十七家孤遺女貧不能嫁者為出錢嫁之凡二十八人每歲量所入除伏臘供給外皆以濟人之急家排儉素器無金玉之飾室無衣帛之妾建書院四十間聚書數千卷擇文行之儒延致師席凡四方孤寒之士有志為學者聽其自至由禹鈞之門登貴仕者前後接踵禹鈞初無子後生五子各榮顯仍以福壽而終

百川學海

鍾離瑾江南人宰德化縣將以女嫁隣縣許令諭縣吏買婢從嫁吏與老娼引一女來曰撫之臨川人也一日瑾視事歸見女泣於屏間詰之答曰某父昔令是邑不幸與母俱

亡時方五歲育於胥家十年明府欲買婢吏以某應命追思吾父不覺涕零攤呼吏嫗所審如女之言戒家人易其衣食如己所生以書抵許令告綫婚期將輟嫁女之資先嫁此女許曰古人恥獨為君子請即以前令之女歸吾兒別擇婿以嫁君女攤欣然從之即以前令之女嫁許時人兩高其義　為政勤懲錄

練氏者章郇公之高祖母也其夫章均為王審知偏將領軍守西巖一日遣二校請兵於審知後期不至將斬之練氏為請不得即密取奩中金遺二校急使逃去二校奔南唐為將嘗帥兵攻福州時均已卒久矣二校聞練氏尚在閩亟遣人齎金帛招之使出曰吾翌日且屠此城若不出即

併及矣錄氏遂全帛不納曰為我謝二將軍誠不忘前日之意幸退兵使吾城降吾與此城人可俱全不然願與皆屠不忍獨生也再三請不已二校感其言遂許城降城中人甚德之錄氏生五子皆富貴鄖公與申公皆其後也

薛仁謙世居京師昭德坊後莊宗入汴仁謙出避其第為李賓所據賓家多貲嘗藏金珠價數千萬於第中會以罪誅不及取仁謙後復歸欲入居之或告以賓所藏者宜自取之仁謙曰吾敢盜人之所有乎盡召賓家屬使發取然後入仁謙子居正遂為宰相至今居此宅云　俱石林燕語

薛氏劉仁贍之妻也仁贍仕唐為清淮軍節度使周世宗自將百計攻城援兵屢敗仁贍意氣益壯世宗據胡床坐城

下仁贍素善射引弓射之斃去胡床數步輙墜仁贍投弓於地曰天果不佑唐耶吾君死於城下耳少子崇諫夜泛小舟渡淮謀將歸為軍校所執仁贍命腰斬之監軍周廷構求救于薛氏薛氏曰崇諫幼子所不忍然貸其死則劉氏為不忠之門促命斬之然後成服聞者皆為出涕已而唐軍多降周仁贍聞之抵吭撫膺卒偏裨及士卒自剄以殉者數十人薛氏不食五日亦死　五代史

申漸高者南唐優人建國之初軍儲未實賦市之利欲悉充緊農商苦之而莫達於上時亢旱日久禱祈無應上他日畢宴苑中示羣臣曰近京三五十里外皆報雨足獨京城不雨何也諸相未對漸高進曰雨懼抽稅不敢入城上悟

即日下詔停一切額外稅信宿之間膏雨告足帝嘗於便殿引鴆觥賜周本本疑不飲別引卮傾酒跪而進曰願陛下飲此酒庶見君臣同心上色變無言者久之左右皆相駭汗漸高竊諭其意乃盡併兩盞飲之內盃懷中趨出上密使親信持藥詣其第解之已不及矣元宗嗣位之初留心內寵宴私擊鞠略無虛日常命樂工楊花飛奏水調詞花飛唯歌一句寓規諷之意甚切上悟覆盃大悅厚賜金帛以旌敢言上曰使孫陳二主得此一句固不當有啣璧之辱也翊日罷諸歡宴留心庶事圖閩弔楚幾致治平

金陵志

吳越王錢俶其兄名倧大臣胡進思廢其兄倧而立俶從倧

越州倣爲具資給豐厚禮意備至進思恐爲後患屢請除之倣泣曰君殺吾兄吾終不忍汝欲行其志吾當逃避賢路進思慚而止倣慮進思害倧遣親將薛温爲倧守衛戒之曰委汝以保全廢王苟有非常汝當以死捍之温至越州旬餘有二卒夜持刃踰垣入倧闔户拒之呼聲達於外温領徒而入斃二卒於庭中乃白進思之所遣也進思因憂懼死後左右屢有以倧爲言者倣終不聽友愛彌篤 本傳

龔穎字同秀初仕南唐爲學士隨李主歸宋太祖先是穎叔父慎儀守歙盧絳殺之未幾絳亦降宋與穎同朝穎憤絳殺其叔父思所以報之曰古之殺人以義者令勿讎今絳不義殺無辜倘置不問非所以盡忠孝之道也毆太尉奪

芴擊朱泚其事殊壯有爲者亦若是哂私袖鐵簡入朝會絳来陛見穎遽前擊之太祖驚問故穎以狀對因俯伏待罪且奏曰臣一爲國家除害二爲叔父報讎極言絳很子野心不可畜於朝太祖嘆曰江南小國有義士若是耶遂誅絳義穎而釋之穎慷慨英特志大氣宏諫諍論議卓犖奇偉世以忠義稱之號曰端公　舊志

續觀感錄卷之五

崑山方　鵬編集

西蜀張元雲校刊

宋

許迥字光遠祁門人父規南唐時遊宣歙間聞旁舍呻呼往問之其人曰吾病且死祭君長者敢以骸骨累君因指案中黃金贈之規許諾斂殯其背與金走千里詣其家死者父母大驚因獻金如亡兒言以為壽規不顧遂去三子遂逖及迥宋師伐南唐逖為將分護北城迥時同在軍中矢集如雨迥以身蔽逖被重傷不避及逖歸宋葢其友金惟岳之族同寓京師惟岳有子因亂失所之後聞泥水鉅盜

李某俘以為子稚嵩往謁迥曰吾止此息公能出吾子乎迥即請往既至盜遮刺之迥曰李氏若豪雄欲殺義士無所事乃盜輸止迥往謂曰汝所俘者吾兄弟子也吾聞義士能哀人之急汝豈效草間無知輩耶盜遂舍迥厚飲食之還全氏子是時迥以節勇聞河北大臣屢欲薦之迥曰寧浮游江淮不能就刀尺間以活竟終淮上遂善事其母里母勸其子輒曰汝獨不慚許伯通乎大中祥符中封泰山加恩群臣從官遂以蔭兄遂乃以遂為將作監主簿遂事兄如事父使其妻事嫂如事母故人無後視其女如己子迥事母如遂之孝視其兄如遂之為弟也遂子俞少喪母事父尤謹所欲雖千里必致後以貢如京師交與扶侍

訖歸卧下與妻子共飲榻榻以少事父必以孝公卿聞者

辛捧佐之父年幾八十謂曰觀汝登科吾殁無憾矣未幾

領鄉薦授滎陽縣事即路有日父疾沉篤俞晝夜供省

藥湯父親不數温稍或間之俞曰體雖我家人之手恐其

久而厭也父卒稱毀骨立相家貧假貸殮大事皆父所

經由瀝泣不日當還張山既上忽病卒僕御[illegible]其故曰我

父營爲此也士流咸服其孝許氏一門忠孝世濟其美王

安石爲作家傳並稱之云　郡志

劉留臺自少極貧專事母謁鄉人厭之一日往泉州謁親表

徐司户至則徐已别謂從使步歸至漳州入次室中拾金

一袋浴畢託疾臥室中終夕不去翌早有一人號哭而至

自言為商於外八年不歸只聚得金八十五片以一袋盛之昨說醉中與同伴携而至此浴罷乘月行三十里始覺其金不見對遂難以還之彼以數片遺劉不受及遂鄉人愈薄之曰拾金不能營生而復來杞于那公曰平生賦分之合如此若掩他人物以為己有必有禍災且彼辛勤所積一旦失去或不得還鄉或死非其命其害有不可勝言者吾是以還之惟安分以華降生亦來教父子同膺鄉薦一舉得第官至西京留臺後五十年間子孫趾美仕達者二十有三人曾孫侍郎曾録其事鐫之以戒子孫曰當以高祖之心為心居家者無險以安分居官者廉勤以守節凡物非己有者不得妄有覬覦云

張孝基娶同里富人女富人止一子不肖斥逐之富人病且死盡以家財付孝基合治後事孝基殯斂如禮久之其子丐於塗孝基見之惻然曰汝能灌園乎答曰如得灌園以就食何幸乃使灌園其子稍自力孝基怪之復謂曰汝能管庫乎答曰得灌園已出望外況管庫乎又何幸也乃使管庫其子日馴謹無他過孝基徐察之知其能自新不復有故態矣遂以其父所委財產悉歸之其子自此治家勵操為鄉閭善士敬事孝基終其身

溫人趙彥霄兄弟二人父母亡後同爨十二年事兄彥雲惟謹彥雲耽嗜聲色博弈無所不至生業日壞彥霄諫之兄怒遂求析籍不及五年而兄之貲產蕩然矣公私逋負尚

三千餘緡彥霄因除夕置酒邀兄嫂而告之曰向者初無分
釁意以兄用度不節恐皆蕩盡俱有飢寒之憂故勉從耳今
幸我一半尚留不廢亦足以給伏臘兄自今復歸中堂以
主家務即取分書投之火管鑰之屬悉以付焉因言兄所
負錢已措備償之矣兄初有慚色不能見彥霄意甚動懇
遂受之次年彥霄與長子俱膺鄉薦一舉登第鄉人敬服
王逵者屯田郎中李曇僕夫也事曇久曇親信之既而去曇
應募為兵十年矣會曇以子舉妖術事敗曇夫婦被繫御
史臺獄上怒甚獄急曇平生親友無一人敢餉問者逵獨
旦夕守臺門不離給服供食者幾兩月曇貶恩州别駕諸
子皆流嶺南仍使人監防出國門逵追泣而隨之防者遣

之達曰此我主人也豈不得相隨乎曇河朔人不習嶺南水土其家人皆辭去曰我不能從君之死鄉也達獨往左右不忍去數日曇自經死無家人達使毋守其尸出為之治喪事朝夕哭如親父子見者皆為涕泣殯曇於城南佛舍然後歸嗚呼達賤隸也非知有古忠臣烈士之行又非矯延求令名以取祿仕者徒能發於天性不顧罪戾以救其故主之急以始無倦如此豈不賢哉彼得於曇者不過一衣一食而已今世之士大夫因人之力或致位卿相已而故人臨不測之患屏手側足戾日窺之猶懼其禍之延及己也若畏猛火遠避去之又或從而擠之以自脫敢望其緩恤振救之耶　倪自毅編

真宗十四年詔下會稽旌表裘氏門閭褒孝義勵風俗也昔裘膺仕西晋避地於婺其子尚徙居會稽世勤耕桑家積仁義越五代至趙宋踰六百載無別居無異爨大中祥符四年郡邑始知裘氏一門之義自尚至可畦已十九世矣可畦孫治以行義稱於族中爲鄉里推重因聞于縣縣聞于郡郡奏於朝旌表門閭蠲復徭役治之子仲容事母尤孝謹母病亟醫治無所驗欸嘗聞古人有割肉可以愈親疾者乃割股肉母食之果差季子仲游亦刲肉將作羹聞兄已進乃止是時雲氣如龍盤旋覆其家里人駭觀以爲精誠之感也　義門記

曾魯公布衣游京師舍於市側旁舍泣聲甚悲過而問之旁

舍生吞慘恨欲言而色愧公曰若第言之或可免若於難
從法無益也旁舍生欲歐久之曰僕頃官於某私用官錢
若干吏督之且急家貧無以償乃謀於妻以女鬻於商人
得錢四十萬行與父母訣此所以泣之悲也公曰商人轉
貨不常且無義色衰愛弛則棄爲溝中瘠矣吾士人也孰
若與我旁舍生跽曰不意君之厚既如此然僕已書券納
直不可追矣公曰第償其直索其券彼不可則訟於官吾
舍生然之公即與四十萬錢約曰後三日以其女來吾且
登舟矣俟君於水門之外旁舍生如公教商人果不敢爭
至期携女以往則公之舟無有也詢旁舟之人則曰某舟
去已三日矣其女後嫁爲士人妻云　仕學規範

淮陰義婦富商之妻李氏有姿色邑人有同商者見而悅之因道殺其夫厚為棺殯持其喪以歸給云溺死且盡歸其財無一毫之私焉于是伺其塟而除服謀為婚媾且自陳有義於其夫義婦亦為之感泣遂許而嫁之一日家有大水有浮漚其夫輒顧而笑義婦問之未應固問之恃已生二子不虞其妻之讎己也即以實告曰前夫之溺我之所為也已溺復出勢將自救我以篙刺之遂沉去刺處浮漚之狀正如今日所見義婦默然始悟其計而復讎之心生矣即日奔告有司卒正其獄夫讎既復又自念以色累夫以身事讎二子讎人之子也義不可復生即縛其子投于淮水而自投焉故謂之義婦又北神烈婦有美色夫為小

商舟行上下載以自隨至于地名北神其夫病死貧無以斂同舟富商者假貸與之衾棺之費一切皆具商自恃有恩頗其妻以為已物烈婦既葬之三月復墓以歸富商逼之勢甚迫遂取其嬰兒縛置胸前毋子號呼赴淮而死惜哉亡其姓氏以其死於北神故號北神烈婦　徐節孝文集

朱承逸居害之城東門爲本州孔目官嘗五鼓趨郡過路馳橋聞橋下哭聲甚哀使僕視之有男子携妻及兒女在焉扣所以云負勢家錢三百千計息以數倍督索無以償將併命於此朱測然慰諭之乃親護其歸正見諸悍僕群坐於其門索債朱因諭之曰汝主以三百千故將使一家四人死于水乎汝幸吾見而救之耳汝急歸告若主彼

既無所償逼之何益吾當爲代還本錢可以元券來償家聞之慚而聽命即如數取付之其人感泣願終身爲奴婢不聽復以二百千資給之而去是歲生孫服及肱皆登第著名節天之報善昭昭也如此　齊東野語

于令儀者曹州市井人也家頗豐富一夕盜入其家諸子擒之乃隣舍子也令儀嘆曰爾素寡過何苦而爲盜曰迫於貧耳問其所欲曰得十千足以資衣食如其欲與之既去復呼之盜大懼語之曰爾貧甚負十千以歸恐爲邏者所詰留之至明使去盜大感愧卒爲良民令儀擇子姪之秀者起學室延名儒以教之子伋姪傑倣繼登進士第今爲曹州令族又張知常在上庠日其家以金十兩附寄于京

為新渠之費同舍生[illegible]因知常不[illegible]發篋而取之學官集諸
生撿索因得其金知常不訟[illegible]非吾金也同舍生至夜袖
以還知常合其資以半遺之終不言前輩謂知常過人以
金入所[illegible]也一僨卒得金不諉人所不能也 [illegible]書
長安[illegible]何氏彭城人幼孤不以家事日落何氏甘淡薄守
節紡績夫亡家遂夫[illegible]貧友至又撫力營辦飲饌豐於家
族選賢士以因而濟之故本族及諸名流何氏與有力
焉一日語夫曰子將出仕當不至寒餓死矣李子之季子
夏年二之歲於何我宗中尚有條貧久蓄奚盍請給散之何
如夫曰此吾素志也顧未敢言耳且日盡取以散雖罄
拜人遺未收既通籍何氏復語夫曰子既秩信不寒餓矣

小叔尚田塲屋業以自立先公有田若干畝盡悉畀之夫笑曰此尤吾志也遂與之聞者皆稱其賢　王緯撰記

金谿吳氏臨川王益之妻也益有七子而少子五人吳氏所出然吳氏愛其長子甚於少子曰吾愛之甚於吾子然後家人愛之能不異於吾子也故其子孫已壯有不知其異毋者居久之二長子前死吳氏遇二孫婦尤有恩意而卒爲字其孤兒卹其分之備也其處內外親疎之際一主於恩有誤訕詈罵已者常置之不以動聲色亦未嘗有所含怒於後也有以窮歸已者急分衣食畀之不爲秋毫計惜以其故至不能自給然亦未嘗不自若也其族二孫之孤女如已女而侍長子之毋族如已族其自奉養不擇衣食

其於世俗之好無[illegible] [illegible]方仕于朝嘗有歸志

而以不及于養為憾矣[illegible]不安于命我安于命者

非有待於外也其于為[illegible]敘事其母得封郡太君吳

氏不許言故卒不及封以[illegible]見于行事之迹而余以進

家乘據于耳目者云 曾南豐文集

近世士大夫[illegible]之傳於閭閻之喜又莫之聞喪禮之

廢久矣而民間為甚醫士劉斋居親喪獨不飲酒食肉終

三年此今士大夫所難能也其[illegible]一凡喪葬謹遵於人

有[illegible]經死亦一處請縣[illegible]

[illegible]以錢歸其[illegible]于鄉人[illegible]不償者[illegible]

亦有為文祭者其兄嘗酒[illegible]為生兄或時酗毆之[illegible]

其鄰人不平而咭之文桀曰吾兄未嘗毆我汝勿離間吾兄弟也有蘇慶文者事繼母以孝聞嘗語其婦曰汝事吾母小不謹必逐汝繼母少寡而無子由是安其室終身元豐中朝廷脩景靈宮調天下畫工詣京師事畢有詔選試其優者留翰林授官有台亨者名第一以父老固辭歸養於田里此五人與余同縣故余得而知之悲夫天下希之之士刻志厲行而人莫知者可勝數哉

張氏滁州昌樂人父為虎翼軍校張氏生七年繼母虐之[illegible]者鬻之給其父云失之矣父哭三日夜明由是落髮[illegible]民偕者鬻於故尚書范公家字曰菊花以媵其女適[illegible]人金士則張氏與父別二十一年一旦遇于金氏之門而

識之相抱痛哭遂歸金氏與父歸父怒繼母欲毆而逐之張氏曰兒非母不得入貴人家母乃有德於兒又何怨焉令賴天之力得復見父若兒歸而母逐兒心安乎父乃止父時年且八十與弛子家甚貧術斫為業未幾父卒張氏養繼母盡子道繼母老不能行所適稍遠則張氏負之母卒張氏嫁為里民王祐妻生一男二女祐早卒諸孤皆幼張氏鞠之舉婚嫁乃謂其子曰吾不可忘金氏金士則之妹子嫂也張氏自離之泗者金氏又來省子嫂嫂置諸閨門之傍獨處一室日二一蔬食每與女僕語專誨以忠勤有不受而詬之者輒謝不與較遇勞辱之事則以身先之與之錢刀衣服固辭強之不得已辭多受少見尺薪寸帛不忍

棄必拾以歸女僕之幼者則爲之櫛沐紉縫視之如己女
至于猴犬飲食以時無不馴服張氏去數日悲鳴不食
嗚呼世之服儒衣冠讀詩書以君子自名者其忠孝廉讓
能如張氏者幾希豈得以其微賤而忽之邪　俱温公文集
程夫人姓侯氏太原人好讀書史博知古今七八歲時嘗教
以古詩曰女人不夜出夜出秉明燭自是日暮則不復出
房閤十九歸太中公謙順自牧雖小事未嘗專必禀而後
行撫愛諸庶不異己出從叔幼孤夫人存視常均己子不
喜笞朴奴婢視小臧獲如兒女諸子或加呵責必戒之曰
貴賤雖殊人則一也汝如是大時能爲此事否道路遺棄
小兒屢取養之有小商出未還而其妻死兒女散逐人去

雖幼者始三歲父所不取夫人懼其必死使抱以歸時眾
族甚眾人皆有不欲之色乃別離以食之其父疑譏曰辛
苦收養得全其生願以為獻夫人曰我收以待汝歸非欲
之也公凡有所怒必為之寬解唯諸兒有過則不掩也常
曰子之所以不肖者由姑息其過而父不知也順兄弟孩
提時行時或跌家人走前扶抱夫人呵責曰汝若安徐寧
至跌乎雖使令輩不得以惡言罵詈之故順兄弟平生於
飲食衣服無所擇不能惡言詈人者非性然也教之使然
也與人爭忿雖直不右曰患其不能屈不患其不能伸在
廬陵時公宇多怪家人告曰鬼弄扇夫人曰熱爾又曰兒
擊鼓夫人曰以槌與之後家人不復敢言怪亦不復有遂

獲妻居夫久[illegible]
傳於人者深以為非書於州郡傳
巢谷字元脩眉山農家子也舉進士不利去遊秦鳳涇原間
所至交其秀傑有韓存寶者尤與谷善熙寧中存寶為河
州將得罪自料必死謂谷曰我死非所惜顧妻子不免寒
餓橐中有銀數百兩非君莫可使遺之者谷許諾即變姓
名懷銀步行往授其子人無知者鄉人蘇氏兄弟軾轍在
朝貴顯谷浮沉里中未嘗一見紹聖初轍謫居筠州自筠
徙雷自雷徙循兄軾亦自惠再徙昌化平生親友無復相
聞者谷獨慨然自眉山欲徒步訪之聞者皆笑其狂元符
二年正月自梅州遺轍書曰我萬里步行見公今至梅矣

不何曰光兄作[illegible]書 此非今世人古之人也陸
也按[illegible]道平生[illegible]不欲[illegible]谷年七十有三矣
死務多[illegible]兄軾於海南[illegible]其老止之曰君去別暮
自此至[illegible]其僕當渡海非老人事也谷曰我自別未
而[illegible]無止[illegible]其橐中無數千錢徹貴遊之行至新州
病而死獄聞[illegible]之夫筆歸其喪谷於朋友之義直可謂無
媿人矣 蘇子由集
[illegible]士遊寄李人以謝董子為吳興人史淒而能久元祐末門
作既辭職罷政屏外年曾翁舍建其門者皆捐棄願
悅貢道剃勿性見且重其所寄錢紙七年自嶺表歸許昌
寄道即已訪鳳邊覺物所寄壽暖親鐘鐵劒錄福聖軍

太衍鄉賈種民善數術人爭求為卜肆不辭饑食遠
貧窮使出名可以瑞屢驗而月雜錢十許千貫道歸曰
我訓童子逾三十年矣曰不暇暮年不得暮歸日之力以
給之職至勤苦也月得錢不過數千曾何足以給衣食然
吏之而宜用之而安其之而無他虞今一旦業舊事則非
不優佚兼恐甚患有自負亦禍發者皆我之所深畏也請
辭毋又道於精五行數以人生年月日時推之若貴賤禍福
無不驗以故車馬常滿門貴遊於甚者者則曰當為喜以
求其吉凶時占者則曰當為善以避其凶閒有召之於雖
勞力何也山樂餘學寒暑非甚所好不佳也余則深善纖
嚴君平終身自保非其服弗服非其食弗食安依若能為

人言利害各道之以善君賢道者其聞君平之風而悦之者乎何其不以己絶物不以物易己一至于此耶 道鄉集

崔節婦者待制包公之子繶之妻也繶早卒崔守志以養舅姑公疑其不能守使左右嘗其心崔蓬垢涕泣出堂下見公曰公天下之賢也妾得執澣濯之役於包氏幸矣豈有他志以累公乎且公尚有幼子忍棄之乎公賢而聞故崔曰公昔所黜媵妾懷娠而去今生一子于母家親甚類公能讀書已七歲矣公喜顧其夫人取之以歸撫之曰汝非崔氏不能為吾子立其後矣及公殁崔氏之子亦死其母自荊州來欲奪而嫁之崔不許母曰夫死守子義死孰守崔曰昔之留非為子為舅姑也今舅殁姑老矣

幼何忍舍而去素若强我當死于尺組之下矣母不能强

而止鄉人上其事為賜封邑旌表其門　祠記

續觀感錄卷之五

續觀感錄卷之六

崑山方　鵬編集
西蜀張元亮校刊

宋

賀織女者兗州民家婦也其夫以興販往來州郡賀初為婦未久其夫遂出外一出輒二三年方歸歸則數日復去不留一錢濟其母給其妻閭巷呼為不孝之子所得錐刀之利別於他處供給小妻賀知之每遇夫還但忻然承事飯食滌濯又盡其力未嘗言及小妻及于以衣食其夫自以有所虧負反以非理毆罵之婦亦不答姑且老病凍餒切骨婦則為人傭織以供養其姑姑又不慈且加凌虐婦益

恭謹下氣怡聲以悅其意雖閨室無人之所亦無怨嘆夫
嘗挈小奚至家賀則以女弟呼之略無慍色賀為婦二十
餘年其夫在家前後無一載而能勤力奉養始終無閒可
謂賢且孝矣此婦生於窮賤之門口不知忠信之言耳不
聞禮義之訓而能如此雖古之淑哲無以過也　玉堂閒話

趙延嗣者趙舍人隣家之老僕也隣家死遺三女在室內無
兄弟外無期功無田以養無宅以居延嗣事舍人久義不
忍去竭力營衣食以給之雖勞苦不避如是者十餘年使
己之女與三女同處延嗣未嘗見其面一日至京師訪舍
人故舊謀嫁三女見宋翰林白揚侍郎徽之發聲大哭具
道所以二公驚謝曰吾徒被儒衣冠且與舍人友而不能

恤其孤不逞汝逺矣即迎三女至京師求良士嫁之延嗣乃去吁延嗣一賤僕夫耳有古君子之行古烈士之撫養其主之孤女長且適人終不識其面可謂僕名而儒行者矣然則儒名而僕行者或有其人焉獨不愧哉石守道撰傳

程遵彥字之邵內行全好人所難能遵彥之母性極嚴厲惡遵彥之妻逐去之遵彥時年二十歲承順母意不復言娶與母對床而寢今二十年矣遂絕嗜慾未嘗一日失其懽心母亦撫養諸孫頗有恩意但諸孫或一言及其出母則詬怒不已遵彥妻亦賢無辜被逐亦無怨語歲時問安奉禮物於姑不輟獨居守節志不可渝士大夫賢遵彥惟其母憫其妻而哀其子也　紀談

張氏鄂州江夏縣人嫁爲民妻里中少年有謝師乞者乘其夫遠出過其家欲逼而通之不從奮以白刃張氏大罵曰齊奴我寧死豈從汝邪師乞割其咽未絕猶捽師乞以告乃死師乞斬于市嘉祐三年詔封張氏爲旌德縣君表其墓曰烈女夫殺身成仁此大丈夫事也顧家人女子乃能之用心如日月厲操如霜雪故以匹婦之微而爲於封君之貴生百代之後而擬於上世之烈處窮閻之下而揚於天子之庭其家有賜其位有尊其葳有表精神凛凛人益可畏而彼一時狂子固已幾之有司淫昏之魄溟漠不靈夷於其紛則生相遁也死相踵也然或榮如升於天或辱如墜於淵繫念慮操舍之間耳　羅鄂州集

曹氏者尚書郎修古之幼女也修古知興化軍春年而卒曹氏以幼未嫁父既殁同僚率史民錢三十萬致之柩前曰以供嫁之用其妻陳氏將受之女曰吾父約於奉身廉於居官今其亡矣葬之豈欲稱家有無而受此恐非亡父之志也母因是辭焉同僚復曰願為異日嫁女之資可無拒也女泣白母曰用之於喪尚不敢取今欲備吾之嫁是使妾幸父喪而自覬也父喪不以時襄戚而遽謀嫁幣不亦亂常禮乎母遂堅不受夫貪殘之夫好財瀆貨死而不悔朝廷發貪冒之禁防制甚嚴然以賍敗者相望有如曹氏專修父志而不有所累豈不甚賢哉　章望之撰傳

王頤舉進士時甚貧將於其城適人飯被執入縣時丕務拘

之父為縣吏代為償錢又飯之且館穀於其家數日務均之母尤加敬禮務均醉而毆之王遂去明年登第又之為河東轉運使務均恐懼逃竄然王初不介意也後務均被罪縣捕之急不得已投王王封銀至縣登務均之母事遂得解尋而王奏務均為教練使務均亦改行自修人服王公長厚而不忘一飯之恩且歎務均之父母之能禮士也 東齋記事

查道初應舉自荊州遊索獲資千餘萬寓襄陽嘗與同輩至娼家見一女子端嚴秀出非塵中之偶因詰其所來乃故人之女也遂以行橐求良謹者嫁之是年由此能舉又嘗與程宿同寢逆旅中中夜有盜取其衣道覺之徐謂宿曰衣有副乎明日當奉借盜聞之棄衣而去又嘗於旅邸床

下獲金釵一束具百隻皆所遺者又復來因坐旅邸不去向晚果二人至見道但嗟惋而已道詰之具言其所逆如道所獲遂盡以付之其人驚喜請留三之一以為謝道固拒之而去　百川學海

林積南劍人少時入京師至蔡州息旅邸既卧覺床第間有物抵其背揭席視之見一布囊其中有錦囊又其中則北珠數百顆明日詢主人曰前夕何人宿此主人以告乃巨商也林曰此吾故人既復至可來上庠相訪又揭其名于室曰某年月日南劍林積假館于此遂行商人至京師取珠欲貨則無有急沿故道物色之至蔡邸見其榜即還訪林於上庠林具以告曰元珠俱在然不可但取可投牒府

中當悉以歸商如其數林詰府盡以珠授商府尹使中分之商曰固所願林秋毫無所取商不能強林後登科至中大夫生子德新爲吏部侍郎　夷堅志

黄州董助教素重義輕利大觀己丑歲歉董爲飯以食飢者又爲餅餌飼小兒輩方羅列分俵饑人如墻而進不復可制董仆於地頗被毆踐家人咸咎之董不介意明日又爲具但設欄楯以序進退門無倦色賴以全活者萬餘人時有詹閩村墟間立十五多積穀每幸凶歲即騰價細民苦之於年病且亟不復飲食但食羊屎數月方死此墟婦併多捻亦懼禍至甚事併少進責耳其視董之所存不亦異乎

羅城使程彥賓進攻遂寧城下之日左右以二處女薦寢皆蔚然有姿色時彥賓方醉惕然謂二女曰汝猶吾女何忍相犯因手封鎖置于別室及旦訪其父母還之皆泣謝曰願公早建旄節彥賓笑曰旄節非所望但願死時無病耳其後官至觀察使年九十七無疾而卒　為政勸懲錄

傅察字公晦孟州人年十七將廷試蔡京輔政貴弄威權脇制中外誘以附已堅欲以女妻察遣其子與術士數輩踵至又詫其姻强察相見察不從京銜之後為接伴使至燕山遇斡離不領兵至金人曰見太子當拜察曰太子雖貴人臣也當以賓主禮見何拜為斡離不怒白刃如林察曰死則死耳豈有中原使臣而輒拜虜臣者或抑捽使伏地

察植立衣冠顛頓終不屈幹離不怒甚察知不免謂其下
曰虜脅我以拜我義不辱我死必矣我父母老素鍾念我
聞之必大戚若等得脫幸婉辭以告吾親少解其無窮之
悲也左右盡泣遂遇害　言行錄

烈女杜氏永康大姓女也宣和庚子冬里有悍賊輩謁杜氏
門大言曰以女遺我即不肯令族汝矣其家驚泣欲與則
不忍不與則禍且及女聞之曰無恐以一女易一家曷為
不可待我浴而出趣具湯其家以告賊相與懽笑以俟既
浴取鏡施朱粉具衫衣甚飾俄登几而立掠髮整冠以尺
帛懸于梁自縊而死其家遑遽號噭賊聞亦驚捨去嗚呼
學士大夫遭難不屈者萬或一見焉而謂女子能之乎方

杜氏之不屈以死猶未足難也獨其雍容處死不亂無異乎子路之結纓是其難也余既得其事以示余友應仲實仲實因爲余言宣和辛丑賊乘勢抄掠縉雲富室陳氏二女并爲執桎其父於旁曰從我我婦之否者死長女不爲動掠髮伸頸請受刃官軍斫之次女竟污焉後有誚之曰若獨不能爲姊所爲乎次女慘然連言曰難難世之喜斥人者必曰兒女態陋杜之態亦兒女乎人之落患難而兒女者事已即縱辭自解視陳氏次女已愧他又何說余是以併志之　陳同父文集

歙縣程叔清女年十七方臘作亂合家避地於城南父母計曰與女年色方妙萬一辱於賊何以見於族㑹乃呼謂曰

吾州之族以淫爲諱爾良家女也足未嘗出閨閣賊倘以
兵脇爾當柰何女曰兒豈從賊者耶必當以死拒之女因
取所携衣囊置以趨且爲兒執罵賊狀父母喜曰果如是
真吾女也明日散處東塘山中女適爲賊所遇賊好謂曰
吾以爾歸聖公勿憂不富貴女曰爾輩欺天害人狗彘之
不若何聖公也賊脇以刃曰不從吾言必殺汝矣女曰我
知有官府不知有賊賊先斷其髻益以好語誘之女且噬
且罵賊知不可屈刃亂下潰其尸乃去有三兒隱旁大石
下備窺見本末爲其家言之皆悲喜因瘞東塘山中

羅鄂州文集

徐徽言字彥猷權知晉寧軍靖康元年虜騎犯順河東郡縣

淪陷徵言集兵固守未幾虜至晉寧徵言以書約隣郡折可求使出兵犄角先是可求之子彥文為虜所得可求遂降虜虜知可求為徵言妻黨挾之至城下誘降徵言登陴責以大誼慷慨泣下可求曰君於我何太無情徵言手弓對曰公於國家無情我於公安得有情且此箭亦無情一發中之可求蒙楯走因突出奮擊大破之虜怒圍之益急攻五月不下城中矢盡糧竭士困甚徵言遣人間道以蠟書走告兄昌言曰某孤國恩死矣兄當勉事聖主旦日虜衆蟻附登城徵言先置家屬空室中積薪焚之坐堂上語將士曰我天子守臣義不見辱賊手因拔佩刀自擬衆爭抱持故虜得挾以去虜將婁宿因就見曰二帝北去君獲

謂彥徽言曰吾以死報太祖太宗宿與酒令飲即以盃擲地曰我尚飲虜酒乎又出偽制誅之曰能小屈當使世師延安併有關陝徽言益怒罵曰吾滕豈爲虜屈當亟殺我因射之死僵立不仆時年三十九宣撫使以聞上撫几震悼曰徐徽言死封疆臨難不屈忠貫日月擬於顏真卿段秀實矣不有以寵之何以勸忠於是有節鉞之贈 衢州誌

廖彥清字禮卿南劍州人也曾祖居素仕南唐以到直見忌久之遷檢校太保諫後主不聽閉門却食服朝衣冠投井中而死已而得手書於篋曰吾不忍見國破故以死諫耳文士徐錯弔之有三閭自投於灘浦伍相頭棄於江流之句不數月而金陵降彥清童子而孤力自樹立篤學有文

才性孝友常者其姑退必感泣人問之曰吾姑貌類先人是以痛耳其弟臣清得官而天遺骸在唐州君時下第至江南聞之匍匐往收時方大饑道遇劫裡鄉告以弟骨在懷無他物賊亦義之不害縱之去友人李覯題其墓曰太保之忠貫神炙天當時不省其諫後世不聞其賢非其子孫之孝孰能因而傳乎 李太伯文集

何宏中字達遠先世居鴈門宣和元年武舉廷對第二名調滑州韋城尉汴京被圍獨韋城不下後以粮盡被擒金人憐其忠授之官達遠即投牒於地曰我嘗以此物誘人出死力若輩乃欲以此嚇我耶金人怒因西京獄久之免爲黃冠自號通理先生起紫微殿奉徽宗御容以事之正隆四年

病殁臨終有詩云馬革盛屍每恨遲西山餓死亦何辭姓名
不到中興曆自有皇天后土知其志亦可哀矣 齊東野語
朱娥越州上虞縣朱回女也幼失所恃鞠于祖母一日祖母
與隣人朱顏忿爭顏奮勇毆擊勢甚惡觀者皆潰散娥方
年十餘歲號躍號呼冒前抵顏以救祖母顏力屈勢蹙祖
母雖中傷賴以脫去娥懼追及挽終不釋顏不勝其忿手
刃娥數十刀卒斷其吭氣垂絕循牽顏衣莫恐復及其親
也獄具顏伏誅祖母猶坐詬詈郡從事虞太寧進議曰論
法誠宜但無以慰烈女之志耳太守從而釋之仍以其事
聞有詔安諭其家賜帛六束米三斛鄉人壯而義之後設
祠位春秋祭焉虞乃疏其本末著之石刻實治平三年二

月甲午也　祠記

龔明之字熙仲崑山人幼事祖母李李自言少嘗大病神告曰與汝七十七及期果病且革明之齋心屏處灼香于項夜禱于天乞減己年以益李壽詰旦李病良愈又五年乃卒宣和三年明之以諸生貢京師迎父母往已而母與弟繼歿去鄉數千里貧無以歸葬或使旅殯僧舍否則火之以其燼歸明之俱不從取其家所有自一錢之直皆析賣之不足又乞貸於人竟護二喪以歸葬西山先塋塋有大木萬株族人利其直悉斬而分之明之不能制獨泣且罵毋伐一木仆地明之輒號慟響震林谷紹興二十年鄉貢年已六十或勸少匿其數為異日計笑曰吾平生未嘗妄

諸且不敢自欺卒書其實年逾八十授宣教郎致仕時李
尉以忠諫去國德望絶人獨以兄事明之時人高之目爲
二先明之生平不擿人短不作貌言毎自謂平日受用唯
誠字云　縣誌

劉廷式本田家子隣舍翁一女約與爲婚後契闊數年廷式
讀書登科歸鄉閭訪隣翁已死女因病雙瞽家極困餓廷
式使人申前好女子之家辭以疾且以傭耕不敢姻士大
夫廷式堅不可曰與翁素有約豈可以翁死子疾而背之
卒與成婚閨門極雍睦凡生數子皆成立士大夫爲文以
美之　沅存中筆談

續觀感録卷之六

續觀感錄卷之七

崑山方　鵬編集
西蜀張元電校刊

南宋

建炎改元八月四明李猷自京師詣行在所忽見友人太學生陳少陽謁猷曰東被召方到今有館舍子盍爲我圖之猷引至吳從丞陳正彙家館焉東凡三上書皆不報書意大率乞車駕還京聚兵親征去汪潛善黃伯彥而用李綱會有揭榜通衢斥小人附李綱者猷知其為東也録以示之且勸之歸報曰誠知無益但以召來不敢私還耳一日太僕丞之子大方蒼皇過猷曰東執赴應天府矣猷歎曰

少陽其終不免乎然以言獲罪固義士之常不足惜也祗
暮乃知巳死於市猷遂爲位哭之其僕俱遁逃夜有來竊
伺者猷諭之曰汝主翁以忠諫得罪何預汝事當守屍柩
以歸不可遁也明日潜至其屍所而遺骸巳不知其處矣
猷凡一飲一食必先祭享且祈之曰少陽以忠諫死勁節
英氣當不與草木同腐吾欲收少陽之屍歸葬先塋恨無
由知之少陽有靈當啓我心越二日會都市曹復誅一兵
官土兵舁其尸去猷即使人躡其後至門外忽自言曰前
日舁兩秀才今日又舁一官人其人因問前尸何在遂指
二土堆曰即此是也明日猷往審之其言亦然因詰其僕
曰汝主翁有何辯認對曰小人每見濯足時左足趾間有

瘢焉王兵亦云二人肥瘠自不同蓋少陽體稍肥而瘢又可驗既得其真矣況少陽之來亦以棺自隨因就其棺具衣衾焉尚未得其首也於是百方致之不憚所費又二日得之面如生合而殮之方買舟東下會其鄉人胡中行欲求護少陽之柩以歸猷服其義乃併以行李付之初少陽之就執也一吏來傳太尹言請學士少陽曰東被召來不敢私見吏然怒繼而數卒環左右少陽曰東自知得罪尚容食否吏許之既食又曰更容作家書否吏復許之書託委付群僕拂袖趨府神色不亂是日暮乃死遲明但見少陽與歐陽澈各梟首於市少陽之死烈矣而猷亦義士云一盡忠録

朱弁字少章歙人嘗游京師入太學靖康之難議遣使問兩

官安否無敢行者弁聞之即奮身自獻闕下詔補修武郎
充大金通問副使與王倫直犯兵鋒以行遇虜相粘沒罕
邀說甚切不聽使就館雲中以兵守之一日虜忽遣宇文
虛中來言和議可成當擇使副一人歸報虛中欲二人探
籌以決去留弁正色曰此市道之所為耳吾肯覬幸於先
歸哉願使長受書歸報天子以成兩國之好使吾君得申
養於兩宮則吾雖暴骨方外猶生之年也於是王倫行有
日弁曰古之使者有節以為信今無節而有印則印亦信
也公既還朝使某不幸有意外之辱得抱印以死死不腐
矣倫揮涕解以授弁弁懷之卧起既而虜迫弁仕劉豫且
曰此南歸之漸也弁曰吾受命而北不受命而南且豫國

賊吾常恨不食其肉又忍北面而朝之哉虜人怒絕其餼遺以困之并反從中國拒驛門忍饑待盡誓不爲屈久之復迫公換虜官并曰自古兵交使在其間言可從從之不可從則囚之殺之何必換其官哉吾官受之本朝今日有死誓不易以辱吾君也以書告訣於後使者洪忠宣公且具酒食召雲中被虜士夫常所與往來者飲半酣語之曰吾已得近郊某寺之地一旦畢命諸公幸瘞我衆皆淚[illegible]睫不能仰視并獨談笑自若曰此事君之常分諸君何悲也虜知并終不可屈遂不復强後和議已定并與洪忠宣公皆得歸竊惟政宣以來狂圖誤國使君父蒙塵越在沙漠苦寒無人之地一時遺臣覥然相視無一人肯奔問者

辯政事寄諸生年日未嘗沾一命之祿顧獨奮氣請冒鋒鏑守死不屈至十有六年之久竟得復持漢節歸見天子其忠義大節始終凜然矣　朱文公撰行狀

詹惠明婺源人紹興中父坐鬪死鄰人妻當死惠明年二十二詣縣求代不允縣以獄上郡惠明隨至乃手爲牒自言無以報罔極之恩幸有二弟可以養母乞以身代父死囑指出血詞甚哀至五訴不省乃跪府門外以火艾灼其項且數十壯郡太守見而憐之使其狀未明日至廷下太守稍有難色惠明即割右耳血淋漓左右皆大驚亟上其事詔裁其父死始惠明繫獄父見之罵曰吾年已老死自吾分爾來何爲惠明終無言官吏紿以得請擁入市斬之畧

無悔色曰代父償死吾之願也及至市曹姑宣恩旨縱之人皆服其誠給賜錢帛改所居壽福里為孝悌里　羅鄞州志集

邵雲者龍門人也在李彥仙帳下虜將婁宿衆十萬圍陝州彥仙力拒之援絕糧盡城陷猶巷戰矢集身如蝟左臂中刃不殊戰迫刃遂死之雲被執婁宿欲命以千戶長雲罵不屈乃釘之木架上置陝州東門外抉眼摘肝罵不絕口喉斷乃已又徐州人趙立累武衛軍王復守徐州立在帳下六中飛矢三中兵刃猶援矢裹瘡灑血以戰復忠之自持巵酒揮淚以賞立城破復堅坐聽事罵賊求死立潛求復尸慟哭而葬鼓率殘兵邀擊于外歃血相誓為復報讐

退者必斬威震諸軍一鼓破賊後賊圍楚州急立往救之忽中飛箭鏃入舌下堅不可取命醫以鐵鉗破齒鑿骨移時乃出流血盈襟左右毛髮皆聳而立神色不變劉豫在東平遣故人蔦進賫書誘立立大怒不撤封斬之又遣沂州舉人劉偲持旗榜招立立令拽出就戮偲大呼曰我非公故人乎立曰吾知忠義爲國豈恤故人耶速令纏以油布焚死市中後城陷死之　言行錄

楊邦乂字希稷吉水人任建康倅杜充擁兵六萬保建康會金虜大至充乘舟以遁金陵空無兵守知府陳邦光出城迎降邏邦乂去至御橋大呼曰我豈爲降虜者耶既至虜營邦光以下皆拜頓降邦乂獨僵卧不起邦光詭曰通判

素有瞑眩疾虜酋名四太子者令扶出療之遣所親厚者說曰公故貧有兄垂老寡嫂孤姪遠來就養五子尚幼一女未嫁今去鄉數千里無所於寄國家事勢至此不降將誰為邦乂曰此人之常情吾獨無情乎家國事不兩立頓勿言明日四太子置酒召邦乂議事非不往衆挽以至庭邦乂以首觸柱礎疾呼曰我豈肯與犬豕醉飽耶流血被面左右扶出虜酋令拘之他室邦乂復出諭之邦乂瞑目曰爾以從臣守藩臨難不能死甘心屈膝苟生復幾何特使人人效爾朝廷何賴時有虜官取幅帛與之曰汝無多言忠於趙氏書死字歸我書活字即取筆書字曰死四太子甚怒邦乂乃大罵裂巾幘衣以祈速死遂遇害剖腹取

其心開者哀壯之時有斗子陳大伯者嘗從邦乂為僕邦乂被囚從者皆散陳獨在傍不去舉甓擊四太子不中遂同遇害又有賈山砦者見邦乂被執命其子結里人為鬻薪者置兵於薪以入將殺四太子閤人索之事覺磔其父子於市　言行錄

夫人吳氏尚書呂祉之妻也宣和中朝廷命祉往合淝護諸將祉謂夫人曰君命義不可辭一死固不惜第恐無益於國耳對泣如永訣然未幾酈瓊叛逼祉北行祉於馬上諭瓊等無忘國家恩不聽至三塔祉下馬曰劉豫逆臣我如何見之此處是我死地更不去也瓊令人縛之上馬祉翻身落地大罵謂其下曰爾軍中豈無英雄劉豫是逆賊酈

瓊是叛賊豈可從之卽衆皆感傷涕泣瓊怒命左右以刃剌祉祉罵瓊不已遂碎首折齒而卒時武義人江渙隸瓊麾下瓊既殺祉舉軍降劉豫渙與其屬謀曰吾儕誓忠義死國詎可為降俘夜逃還得祉之首至揚子江無舟渡乃埋其首於江皋識其處遂解甲浮渡達行在所時方求祉家屬鞫之渙明其不叛具其始末命押渙取祉首得之埋處已不可辨獨呂氏女言父行時將括髮衣製以紫羅紉以皂線按驗不誣遂斂其家夫人吳氏見括髮羅大慟即自經以死而殉葬焉時人哀之 言行錄及金華志

唐琦開封人紹興衛士也高宗南渡虜帥海金琶八追至紹興太守李鄴以城降琦資性忠勇誓與虜偕死以報國一

日鄞方與琶八並馬而行琦持二大鐵登小閣上祝曰願天相我一擊殺此兩賊不幸墮中馬琦被執琶八曰大金兵數百萬汝殺我一人何益琦曰欲碎爾腦以愧降虜者且因罵鄞曰我月請官一石米且不肯負國汝受國厚恩乃甘心降虜尚得為人耶琶八怒曰汝欲何以死琦曰我願以布裹屍灌油焚三日琶八如其言焚之琦恐琶八追及高宗故以焚屍緩其程耳會稽帥傅崧卿請為立廟祭之其文曰虜內侵六年士大夫畏避至不敢稱虜為賊其能為宋伏節死難者乃一衛士狙擊虜酋嫚罵降帥至死猶不絕口嗚呼偉哉 廟記

蘇雲卿廣漢人與張魏公浚為友紹興兵火後結廬東湖上

舂三千年治圃種蔬溉圃之隙危坐終日人莫為請夜則織屨堅緻涉遠難欺人爭取之名曰蘇翁草鞋一日鬻屨於市有乘騎者舍車而下大呼曰此非吾蘇雲卿耶翁回視乃其故交知不可掩遂從容與語久之臨別謂客曰望為秘之後張公浚相與參聯書於帥即招之云有故人蘇雲卿久不聞動靜今聞在洛下耕築其人管樂流亞也非折簡可招為我造其廬必致之帥即以書謁漕謀云此必隱君子吾當以禮就見乃更服為將士造其所翁方坐茅簷補布褐進而揖之翁起曰二公從何來答曰過客適至此翁乃揖坐松根語良久翁入室二公隨之破竹几上大字西漢書一冊而已二公徐拱立出魏公書幣翁神色不

怡似徒張暴巳蹤蹟巳而旌旗塡道力請同載以歸翁謝
曰適以不知爲師譜遂敢以野服接語乃令知之來日專
留詣謝二公不敢强翌日兩司候伺杳然遣使至菴迎候
書幣不答而翁巳遁矣　祠堂記

秦檜用事寃殺相趙忠簡公死朱崖其柩將歸衢州常山縣
郡將章傑希檜旨陽以善意撫常山尉翁蒙之護其喪陰
以書遺蒙之曰趙氏私爲酒以歆役夫亟捕寘之法且併
搜趙公平日知舊往來書疏欲敗趙氏以媚檜取美官蒙
之不可則啗以利又不可則脅以威往反再三蒙之度傑
意壯不但已或更屬他吏則事有不可爲者即密告趙氏
夜取諸文書悉燒之無片紙在翌日乃往爲搜捕者而以

無所得告僕怒乃誣蒙之他罪劾之從其官趙氏竟得無他蒙之建寧崇安縣人孝謹順事其父及母兄無間言兄沒撫其孤甚厚嫁其女先已女父引年恩當及蒙之子蒙之推以予弟家居不問有無仕宦不計升黜至於周人之急則亦不復知有難易多寡之擇即有不逮雖奔走乞貸不憚也歷陽張孝祥忤檜意逮繫建尉親舊畏禍莫與通求所以為橐饘費者無所得君聞之獨慨然罄家貲得白金百兩遺之張氏以此德君終其身不能忘在江西時同寮劉氏子琦奔父喪病疫甚殆人莫敢視君獨與致其家蚤暮躬治粥藥琦得不死他所為類此甚衆不勝紀也

趙逵蜀人也紹興中召爲校書郎時秦檜老矣怙權殺天下善類以立威縉紳脇息趙至京見檜檜欲收之問知其家尚留蜀曰何不俱來趙對以貧未能致檜顧吏囁嚅語有頃奉黃金百星以出曰以是助舟楫費趙力辭不受吏從以出同舍郎勸趙毋拂檜意趙正色曰士有一介不取子獨何人抑君謂冰山足恃 吏不得已歸竟屏欬以其言白檜久之語浸聞檜大怒曰我殺趙逵如猶抓死耳何物小子乃敢爾耶明日奏上曰三館士不檢頗多臣將廉之其醞禍不淺會檜得疾而死高宗微聞其事擢趙著作佐郎謂之曰卿乃朕自擢知卿不附權貴真天子門生也趙之介特有守蓋已見於初筮云 程史

楊誠齋夫人羅氏年七十餘每寒月黎明即起詣廚躬作粥一釜遍享婢僕然後役之其子東山啓曰夫人壽高且賤事何自苦如此夫人曰婢僕亦人子也旦甚寒須使腹有煖氣乃堪役耳汝為此言必不能守吾家法矣後東山守吳興夫人於郡圃種苧躬紡績以為衣平居首飾止於銀衣止紬絹生四子三女悉自乳曰飢人之子以哺吾子是誠何心哉誠齋父子視金玉如土誠齋漕江東有俸給僅萬緡留庫中棄之而歸東山帥五羊以俸錢七千緡代下戶輸租其家采祿土階如田舍翁三世無增飾東山病且死無衣衾以斂務吏良守廬陵來訪入門升堂目之所見無非可敬可法之事因命畫工圖之而去誠齋東山清介

絕俗固皆得之天資學力而婦道母儀所助亦已多矣

袁堅志

徐孺人者龍游人父初死母欲以孺人嫁富家兒幾不成服孺人問故母告之即號慟幾絕久而復甦母度不可強而止既終喪兄從容揣其意孺人曰以貧家女嫁富家兒吾不為也信安劉必明知其賢往聘之無何必明得暴疾將死親戚咸為之憂孺人曰既許嫁矣生死當從劉氏吾復何疑已而必明病愈卒歸之必明家甚貧而弟頗有餘粟乃以孺人托其弟遊學遠方弟以餘粟貯別所棄孺人破屋中不顧孺人與一婢日夜績紉以自給嘗遺必明書曰老樹一株綠陰滿窓頗足以自適幸毋念我終不言其弟

之過久之必明歸橐有白金數兩孺人問所從來必明曰人托我謀事既成以此爲謝孺人怒擲金於地曰吾謂君安貧樂道而乃若是耶宜亟還之必明慚竟還其人後必明釋褐令湖南秋浦一日引鏡照白髮種種歎曰此豈敗官時耶遂謝事去與孺人窮約終其身夫必明以勇而遂其高孺人以剛而佐其絜夫婦皆偉人也可敬也已

葉水心文集

王還者袁州殺戚人也平生無忿恚未嘗訾詈人嘗使其僕曝麥於場僕從外游而俄至麥漂且盡杖之三終身以爲悔鄉人有負債無以償鬻其小女於市頗有姿色還見之即與其直且曰翌日以女來作券其父果如期而至還笑

曰吾烏用汝女鄉為君償債耳卒歸之所居去社巽鎮十
餘里有僧與鎮將丁氏有怨導賊來劫邢欲復仇遷鬭之
因具牛酒以犒賊賊素聞其賢約其徒無犯王君僧亦感
遷儁恩見則拜曰此來尋欲謝公而報邢也遷力解之不
可遂醉而閉之亟遣告邢舉族遁去賊無所肆其毒而散
猶子京不羈俠任氣使酒而好鬭市有一無賴少年京惡之
嘗切齒遷呼無賴子與錢千萬使市布於房陵眾僕皆譁
曰吾等自能任之何至用此人必不來矣遷不答無賴子
得錢醉酒蒱博數日而盡遂遁去舉家咎遷遷曰吾非不
知賴吾姪與此人不協常恐盃酒之後一與之遇事有不
測吾以百千去之所以兩全之也嘗曰家貲非我儲有富

三分之一以給家用一以奉官輸一以待賓客賑貧窮設
四方之士皆奔走其門飢者分之食寒者遺之衣婚嫁不
給者助之貧而死者為之具棺衾士大夫罷官赴調流落
不能歸者資其費假以僕馬遠者數千里不計也於是遠
近翕然不以姓氏稱皆呼曰無怨公云子文為人魁梧寬
厚行義著於邦族遵遷之業世其德而不變歲次仲師南
陽卒于官其子章卜葬於漢南貧不能集事造門哀告曰
聞公高義且多山林願得尋常地以為先人宅兆文慨然
曰惟君所擇章既得卜凡葬所須仰給焉又館穀其家數
百指不厭與從兄高相敬如賓三世聚居門內百口每食
必同席上下內外無異財鄉人取以為法云 王十朋文集

吳興莫翁者暮年忽有婢作娠翁懼其嫗妬且以年邁慹子婦若孫亟遣嫁之已而得男翁時歲給錢米繒絮不絕其夫以鬻粉羹為業子稍長責羹於市且十餘歲莫翁卒里巷群惡少遂指為奇貨悉造婢家唁之婢聞翁死方哭則謂之曰汝富貴至矣何以哭為問其說乃曰汝之子莫翁所出也其家田廬汝子所當得盡歸取之不聽則訟之可也其夫婦皆曰吾固知之奈貧無資何曰我輩當貸汝即為作數百千文約且曰我為汝經營事濟則歸我然實無一錢止為作衰絰與其子服之使往且戒曰汝至靈幃前大慟且拜拜訖可亟出人問汝謹勿應我輩當伺汝於屋左出則赴官告之可也其子謹受教既入其家哭且拜一

家駭然婢易嫗罵欲毆逐之莫氏長子亟前曰不可遂抱持之曰汝非賣婢之子乎曰然遂引拜其母曰此嫡母也吾乃汝長兄也汝當拜又遍指其婦人曰此為汝長嫂與為汝兄若嫂汝皆當拜又指云此為汝長姪此為汝姪也當受拜既畢告之曰汝既為吾弟當在此撫養安得去即命櫛濯盡去敝衣使與諸兄弟同寢處又呼其所生母喻之以月廩歲衣如翁在日勿愁飢寒婢亦欣然而退群小方聚委巷俟之久不至既而物色之乃知已絕相視失沮計畧不得施他日投牒持券赴官訴其子負貸錢郡逮莫姬及其子問之遂備陳首尾太守劉琢歎曰莫氏長子可謂高識遠慮矣於是盡以群小寘之法

齊東野語

續觀感錄卷之七